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马烽文集

第四卷

短篇小说

13394/07
大众文艺出版社

马烽文集

第四卷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烽文集/马烽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2

ISBN 7-80094-846-3

I. 马…

II. 马…

III. ①马烽-文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3048 号

马 烽 文 集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 100021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625 字数 2635 千字 插页 32

2000 年 2 月北京第一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套

书号: ISBN 7-80094-846-3/I. 116

定 价: 190.00 元(共 8 卷)



一九六三年冬于日本东京



全国解放后出版的作品



在汾阳贾家庄农民家吃派饭（樊成琰 摄）



一九九〇年四月与贺敬之在白洋淀



一九八〇年夏，中国抗战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巴黎召开。前排左起：孔罗荪、艾青、刘白羽、马烽、吴祖光



一九六三年全家像。前排左起：二儿炎炎、三儿小林、大儿小泉；后排左起：妻侄女小芬、夫人段杏绵、女儿梦妮、马烽

目 录

第一次侦察	(1)
毛主席的相片	(6)
一个雷雨的夜里	(11)
婚姻要自由	(19)
贾善人	(26)
祈雨风波	(32)
秋收三字经	(39)
解疙瘩	(40)
两个收生婆	(47)
红姑娘	(54)
赵保成老汉	(67)
一架弹花机	(78)
结 婚	(93)
民间故事	(99)
三个好朋友	(124)
大小侦察员	(128)
巧计捉汉奸	(133)
饲养员赵大叔	(136)
孙老大单干	(150)

韩梅梅	(163)
“自古道”	(177)
青春的光彩	(182)
三年早知道	(190)
难忘的人	(208)
“停止办公”	(220)
沈大妈	(226)
我的第一个上级	(232)
老社员	(246)
临时收购员	(255)
太阳刚刚出山	(263)
杨家女将	(278)
五万亩红薯秧	(291)
有准备的发言	(302)
无准备的行动	(309)
李德顺和他的女儿	(316)
新任队长钱老大	(327)
结婚现场会	(337)
吃饭引起的风波	(349)
典型事例	(359)
野庄见闻录	(373)
彭成贵老汉	(386)
我村有个章小宝	(401)
遗产	(425)
葫芦沟今昔	(430)

第一次侦察

队伍到达王家坪时，天已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自告奋勇地向连长要求，去侦察金庄的敌人。

“你吗？”连长笑咪咪地说：“不行。打冲锋、拼刺刀算你第一。当侦察，这玩意是细活。还是让刘杰去吧！”

刘杰也得意洋洋的，向我扮了个鬼脸说：

“黑旋风，你去吗？保险给日本人抓住。”

我本来叫郝建峰，但是他们偏要叫黑旋风，不过这我也不十分在意，管他娘什么黑旋风白旋风的，反正人有个名就行。最气人的是他这样小瞧人。我当时气呼呼地说：

“报告连长，我是本地人，周围的村子都熟悉。刘杰是个山东棒子，一开口就奶奶雄，奶奶雄的。他去一定没办法。”

指导员在炕上笑了。刘杰在地下也哈哈地笑了。连长想了一下说：

“那么好，就你去吧！”

我听了让我去，高兴得什么似的，撒腿就跑。

“回来。”连长的声音。

没办法，只好又回到桌子跟前。连长一面打着灯花，一面问我说：

“你说，让你什么时候去？任务是什么？”

我想了半天没开口。指导员和刘杰又都笑了。指导员说：

“真是黑旋风，这么性急。你等连长说完嘛！”

“今夜准备好，天明去。听说那儿有二十多个日本人，三十多个

伪军，一挺重机枪，你去调查，看这数目确不确。”连长很严肃地说，“碉堡在什么地方？机关枪阵地什么地方？”

我听他说完，又想走了。但他接着说：

“还有，要细心灵活。万一被敌人抓住的话，死也不能泄露一点消息，害自己同志。”

“是，连长！”我敬了一个礼就出来了。

半夜没睡着，心里着急得很厉害。天不大明就起来，换上便衣，吃了两个老百姓慰劳的馍馍，腰里插了个捣蒜锤，就起身了。

天气有点冷。两旁田里的高粱沙沙地响。这条路虽然三年没走了，我还能认出来。

我走得很快，心里这样想：“自己干这事是第一回，第一炮一定要打的响一点。这回不但要完成任务，说句大话吧，真要把敌人的毫毛也数清……”想着，想着，已爬过一个小土坡，到了一棵大槐树下。我知道已走了十五里路，再走五里，就是金庄。这时太阳已出来了。我跑的满身是汗。我站在树下休息一下。正在用手巾擦汗的时候，忽然从对面来了一个穿灰军装的人，我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但是看着看着，已经走到我的面前了。“这家伙一定是个汉奸！”我想。但他两手空空的，还带着八路符号，于是我便放了点心。

“老乡，干啥去？”他向我上下看了一遍这样问。

“到金庄走亲家。”我把早准备好的这句话，随口回答，“老总你从啥地方来？”

“我么，从金庄来！”

“啊！金庄不是……”

“你说金庄的日本人吗？早就没有了。不然我怎么还敢穿军装走呢？”

“啥时候打走的？”

“不是打走的，是他们自己走了的。昨夜一听说王家坪住下了咱们八路军，就都吓得退回城里去了。”

“真的么？”

“当然真啦！”他笑了一下，又看了我一眼说：“同志，你是哪一部分？”

“一家人。我就是王家坪住的八路军，到金庄探一探去。”我说完才觉到有点失言了。但他仍是笑眯眯地说：

“是啊！我说一看你，就不像个老百姓。有火吗？吸支烟。”

“火，没……”

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已经从怀里掏出来了，不是三炮台，也不是前门牌，而是一支手枪，马上对准了我。

“不准动，举起手来！”

我知道是上了武装汉奸的当，可是已经迟了。没办法，只好举起手来。腰上的捣蒜锤，就被他拿去了。（“捣蒜锤”即手榴弹。）

“王家坪，有多少八路？是不是要来打金庄？”他说着，把手枪动了一动。

我起先被他吓住了。后来听他这样说，竟冒起火来了。我就大骂：

“你这狗汉奸，日本人的三孙子，你要你祖宗告诉你吗？那除非砍了你祖宗的脑袋。”

但他一点也没有生气，只冷冷地说：

“你不说也好。走！”指着去金庄的路。

手枪逼着，没办法，只好走。当时我心里乱极了，又羞又气。我想把他揍死，但他的枪口逼在背后，我只回了一下头，屁股上立刻挨了一脚。后来我想，用个舌头磨牙，软磨硬吧！

“你看，咱们都是中国人，为啥要给日本人当汉奸？”我向他这样说服，“将来打走日本，咱们就都能过太平日子了。……金庄有多少敌人？”

“金庄吗？有二十多个皇军，三十多个皇协军，还有一挺重机枪。”

他说的和连长说的一样。我心中不由得一乐，我想这家伙大概是被我说服了。但他鼻子里笑了一下，接着说：

“哼！有本事回去报告吧！”

我听了这样尿泡打人的话，心里直冒火，恨不得把他的脑袋打烂。但他有一支枪，他妈的，没办法。

又走了一会儿，就看见金庄了。汽车路从村子中间通过。碉堡在村子北边，也不很高，马马虎虎的，还可以看见上边的哨兵。这时我心里乱杂杂的。想到再过一会儿，就不知要受什么洋罪了。又想起了家里的人：连长、指导员，和连上的同志们。更想起了连长的话——“死也不能泄露一点消息，害自己的同志。”马上我就打定了主意：打死老子，也不说一点消息。

在一个拐弯的地方，我无意之中扭了一下头。没想到那个汉奸正在点一支烟，手枪插在皮带上。我高兴极了，不问三七二十一，撒腿就往路旁高粱地里钻。紧接着就听见“叭叭”的两声手枪声。随后碉堡上的机关枪也“嗒嗒嗒”地扫了过来，子弹在我脚旁边“噗哧噗哧”地入土了。

高粱地里很难走快，两手分开高粱秆，才好钻过去。幸亏不多远，到了路上，我便飞跑了。只怕他们追上来，跑得我满身是汗，喉咙里直冒着烟，什么土堆，高粱，大槐树……都闪在我后边了。忽然，后边有人大声叫：

“站住！”

我听着，身子冷了一半，心想这回算完了。等我回头来看，是他妈的刘杰，他也穿一身便衣。他跑过来对我说：

“连长指导员不放心，让我来看你。刚走到这儿，看见跑过来一个人，我连忙闪到高粱地里。等会一看，才是鸡巴你。”他又向金庄那边看了一下，“探的怎么样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话太多了，不知道该说哪一句好。他也沉默地望着我。忽然，他惊慌地说：

“啊！你腿上怎么了？”

我低下头看，腿肚子上带花了。红黑的血粘了一腿，裤管上湿淋淋的；血现在已不流了。这时我才感到了痛，眼一阵一阵地发黑，我一步路也不能走了。结果是刘杰把我背回去。

第二天黎明，我们打下了金庄。我听说那个汉奸，就在我跑了的那地方，被他们自己的机关枪扫射死了。

1942 年 9 月

毛主席的相片

—

一九四四年七月，我一个人从前方回来，半路上着了雨。

雨像从天上倒下来的一样，全身衣服都淋湿了，紧紧地贴在身上，背包和挂包也越背越重了。这时正走在一条山梁上，红胶泥路又粘又滑；滑倒爬起，爬起滑倒，浑身滚成个泥蛋了。好容易连爬带滚才挣扎到一个山庄庄上。

不远处窑洞门开了，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汉正伸出头来看天，忽然看见了我，连忙惊喜地说：

“啊！同志着了雨啦！快回窑里来避避。”

我和他打着招呼进去，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老婆婆，正坐在炕上纺线，见我进去连忙下炕来张罗烧水。老汉从箱子里抽出几件衣裳来递给我说：

“快把你那湿军衣换下来吧！要不闹病咧！”

老俩口又照应这，又照应那，亲热的像见了久别的儿女一般。这时老汉一面帮我把湿了的衣服往箱柜上晾，一面拉闲话：他告诉我这个庄子叫白家峁，只有九户人家。他家姓白，全家共满三口人，儿子是民兵分队长，到区上开会去了。

“啊！这是真毛主席呀！和县上开大会挂的那一样。那是画的，这可是真的！”白老汉正帮我把湿了的书往灶台上摆，忽然从书中检出一张四寸大的毛主席相片来，惊喜地吼喊。那是当我一九四二

年离开延安的时候，一位同志送给的。他老婆正在合面，听说是真毛主席，粘着两手面，也挤过来看。老俩口，用纯朴而感激的眼光注视着，脸上浮起一层笑容。

“咱早就想见一下毛主席，这可总算见了，死了也不冤啦！”老汉自言自语地说着。

晚饭后雨停了，远近山梁上绿油油的庄稼，在微风里点头，晚霞放射着红红绿绿的彩光。

这时，不知怎么一下，全庄子上的人，都晓得了白老汉家有真毛主席像，都跑来看。男男女女满满挤下一窑洞；锅台上、炕沿上、箱子上也都站满了人。白老婆用针把毛主席的相片钉在墙上，人们层层叠叠的围着，窑洞里像唱戏一样的热闹，后边的人着急地立起脚尖，趴在前边人身上，不时地叫喊：

“你们看了老大一阵啦，挪开，让我们也看一看吗！”

一个白胡子老汉，目不转睛地盯着毛主席的相片，眼眶里充满了兴奋的泪水，乱摆动着手势说：

“哦，哦！这就是毛主席呀！要不是你，我们这些穷人八辈子也翻不了身！”

“咱们这阵有了好日月过，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呀！你二叔，这阵的光景和阎锡山手里比起来，真是天上地下。”一个老婆婆说：“唉！毛主席真是咱庄户人家的活财神。”

“……………”

人们兴奋地涨红了脸，乱哄哄地谈论着，语音中充满了热爱、感激、愉快的气氛。

二

临睡的时候，行李还没有干，白老汉硬要把他的新毡子和新被褥给我盖。

躺在炕上我们闲拉扯，我问到他家的光景日月，他兴奋地说：

“这二年走了上坡道啦！光景一天比一天强，咱不是在你同志跟前夸富贵，自家躺的房子卧的地，一年四季不愁吃穿。唉！可是在旧政权手里，咱穷的有腿没裤子啊！”他接着告诉我他在旧社会里的遭遇：

“咱从老辈子手里，就是靠土吃饭，土里生、土里长。可是自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全靠租种地熬日月。

“从我爷爷手上，就租种着刘家庄‘铁面王’刘永富的四十垧地。遇上个好年景，四十垧地能打30来石粮，可是光租子一年就是十六石，再除过牛租驴租，完粮纳税，就剩下数见的几颗了。一年受上两半年，身上晒的流油咧，好容易一颗颗打下了，又一布袋一布袋给人家扛去。唉！真是挖心割肉的疼！

“民国十九年，年景不大好，除过谷子以外，别的庄稼齐没收成。那年咱可算碰对了，种了三十垧谷子，长的半人高，穗子有尺把长，一家人，眼睁睁地盼着收下来吃两顿饱饭。过了寒露第二天，全家就忙着去割谷子，谁知到地头一看，哎呀！地里光溜溜的一根也没了，齐给人偷了，气的我头上直冒火星。随后一打听，原来是地主‘铁面王’干的，他怕租子交不清，预先雇上人割了，这简直是抢劫啦！

“到第二年春天，我想赌这口气不种他的地了，再另租别人的种吧！可是回头又一想，天下地主的心还不都是一样的黑？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还能不吃人？我想：反正这辈子是磨道的瞎驴，怎拾翻也转不出这个圈子了。

“过了惊蛰，眼看家家都预备上地动弹，可是咱还要甚没甚哩！浑身饿的稀溜软，连馒头把子也举不动，籽种粪土就更不用说了。那时，人家看见咱穷成这个样，出大利借钱，地主都不借给了。急得咱给人家跪下磕头都不行。逼的咱实在没办法了，陕西过来伙人贩子，横着心，把七岁的个女娃子卖了二十一块现洋，为这事，我老婆